

內地好幾種媒體報道了一樁跨國婚姻解體的故事，有名有姓，有時間也有地點。女士是華人，男士是英國人。男人提出離婚的理由令人瞠目：厭倦了太富裕的生活。二〇一一年女人進入全英富豪榜之際，男人就透露，自己的生活因妻子的財富而被影響，「一妻兒花錢大手大腳」。如女人買了台五吋的電視機，這即使在中產家庭，亦不算奢侈，男人卻認為沒有必要，變成了抗爭乃至離婚。

這是一個「傻男人」的故事，天下有傻男人就會有傻女人。程瑋收到一個很新穎很奇妙的小禮物，扁圓的形狀，潔白潤滑，小巧精緻，像一個銀色的貝殼，送給她的人解釋說，這是某個大品牌專門為女人打造的手袋燈。把它放在手袋裡找東西，只要輕輕碰，它就亮了，照亮了手袋，照亮了手袋裡的東西，而且不影響身邊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省去了可能出現的翻找和折騰，避免了由此產生的壞心情。程瑋決定不用這個燈。她坦言喜歡送這個禮物的人，也喜歡這個禮物。但她不喜歡這種對物質生活的精緻追求。因為，這種對生活的精緻和完美的要求，在我們時代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。它甚至已經開始威脅到我們居住的環境空氣、土壤、山川、河流。這類產品大多屬錦上添花，不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程瑋執意放慢追求物質需求的步伐，返回自身，關注內心，多花時間去探索哲學的智慧、信仰的力量和生命的意義。

現代化給人帶來了舒適，同時也使人失去更多的東西，其中最為嚴重的可能就是人的體能和生存功能的日漸退化！譬如，對空調的依賴，就會使人漸漸失去抵禦寒暑的能力。夏天熱了，用空調降溫——不能抗熱；冬天冷了，用空調升溫又花錢去洗桑拿——強迫身體出汗！這不僅是在同大自然對抗，也是在同自己對着幹呀。常此下去，會有好結果嗎？

孟子講做丈夫要做好三件事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。」其中「富貴不能淫」擺在前面，是因為這是最容易做到的一項。那「貧賤」和「威武」都屬於暴力，作爲血肉之軀的人，自然是脆弱的，當基本的生存條件不能滿足時，一個人選擇屈服於暴力，只是放棄做大丈夫而已，不應被過多指責。「富貴」卻不是暴力，至多可以被稱爲「軟刀子」，本來是不傷人體的。奇怪的是，有不少在暴力面前「鐵骨錚錚」的人們，卻會方設法向富貴跪拜。有鑑於此，我們身邊出現一些「傻男人」和「傻女人」，應當是一件好事，他們是「非不能而不爲」的人，絕不是因爲弱智。

理想像風中的燭火，搖搖欲滅。不能讓理想之光暗淡下去，還是給大家講個故事吧。

一九八八年，復旦大學學生吳曉波聯合幾個同學，懷抱理想，走中國，知天下。他們也面臨如今一樣的尷尬：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卻骨感。他們想走很容易，成行卻難，因爲沒錢。怎麼辦？拉贊助吧。他們幾個跑遍上海灘，費盡周折，勉強籌集到一千多元，一部相機，幾個背包。這些資金和裝備難於支撐更長更遠的行程。

關鍵時刻，轉機出現了。他們的純淨理想，感動了湖南裏底的青年企業家廖洪群。當時，廖是一家小廠的廠長，年收入也才二千多點，卻一次性給復旦年輕的學子寄去七千元整鑑。這可不是一筆小錢，一個大學生畢業後要工作十年左右才能掙到這麼多。他助力他們圓夢，讓他們乘着理想的翅膀，尋路中國。

吳曉波一行南下婁底拜訪廖廠長，才知道資助者是一個二十七歲的青年，像自己的兄長一樣熱心，重情厚誼。說到底，他也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。這群年輕人秉禪夜談，以理想的名義，探討「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」，激情昂揚。

臨別，廖洪群對復旦學子們沒有提別的要求，只希望他們一路上多觀察，勤思考，回去後，整理一個調查報告寄過來。

理想如燭，閃耀在他們尋路中國的征途中；光影如虹，默祝他們的理想平順安好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八日，他們一行四人，從上海出發在奔赴廣州海南等地，看到了「一個真正的貧窮而真實的中國」。吳曉波以行走之姿，品讀中國，認識祖國，領悟頗深，並開始認同費孝通所倡導的「漸進主義和改良主義」。遺憾的是，返滬後，這群用理想之光燭照人生之路的年輕學子，忙於畢業論文、工作分配等諸多雜事，除了發了幾篇通訊稿，並沒有寫出系統性的調查報告，如約寄給廖洪群。

理想照進現實。多年後，吳曉波成為著名財經作家，位列二〇〇九年中國作家財富排行榜第五名，廖洪群身爲某礦石的董事長，正籌備上市事宜。

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，當年的理想主義者吳曉波和廖洪群，在再度聚首在湖南一個名叫洪江的小城，感嘆時光如水流逝，理想如燭，飄忽而微弱。有幸再聚，緣於吳曉波在自己的微信公號發的一篇文章《只有廖廠長例外》。文中說，很多人問：「你見了這麼多企業家，有錢人，哪個讓你印象最深刻？」吳曉波說：「廖廠長。」時隔多年，吳曉波也記不太清了，甚至連他的名字都忘記，只記得他的姓。那麼問題來了——廖廠長是誰？

一時間，如石落靜池，水花四濺，漣漪激盪。感謝移動互聯網，此文發出不到兩天，熱心讀者一番搜索，終於把廖洪群給找到了。

於是便有了這次的久別重逢，吳曉波將自己出版的九部著作送給廖洪群，換一種方式，實現當年的承諾，把自己多年的思考，奉呈廖廠長。憶及當年，他們感慨那時不談成功，不打個人的小算盤，在理想的光暉下，個個都有點傻氣，傻得可以。吳廖相見歡，不談成與敗，理想是唯一的下酒菜，也是僅有的餐後茶點。

理想是什麼？羅曼·羅蘭說：「所謂的理想，就是當我們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，我們依舊能夠熱愛它。」德萊賽說：「理想是人生的太陽。」蘇格拉底說：「世上最快樂的事，莫過於爲理想而奮鬥。」

石碏大義滅親

陸茂清

爲了維護正義，對犯罪的親屬不徇私情，使受到應得的懲罰，稱之爲「大義滅親」。

春秋時期，衛莊公去世後，由長子繼承王位，史稱衛桓公，桓公之弟州吁野心勃勃，與退休大夫石碏的兒子石厚狼狽爲奸，謀殺了桓公，許稱桓公是病死的。正譚冠相慶準備登位稱王時，弑君篡位的惡行傳了出去，立即引起怨聲載道，亂象叢生。

州吁慌了手腳，因知石碏德高望重，挽請他出任百官之首的相國，石碏知其陰謀，以老病爲由拒絕了。州吁復令石厚以父子之情，向石碏討教如何安定朝野順利登位良方。

石碏對州吁及石厚所作所爲深痛惡絕，有心爲國除害，佯作答應，出點子說：「諸侯王繼位，須由周天子冊封，國人方能服膺。陳桓公深得天子寵信，陳國又與衛國接鄰，我可寫信與他，請其向天子疏通，你與州吁攜禮去陳國，央求助一臂之力，大事可成。」

石碏寫信一封，着人搶先送到陳桓公處，大意說，州吁、石厚弑君篡位，禍國殃民，我年老體衰，力不從心，故拜託國君，此兩人到時，請代爲拿下。

再說州吁與石厚帶着厚禮匆匆趕往陳國。陳桓公按石碏信中囑託，將兩人扣押後，通知衛國。

是時衛國還未議立新君，文武百官公推石碏暫時主持朝政。石碏按衛國法典，宣布將州吁、石厚處死。有大臣慮及石碏年事已高，又只有一個兒子，便以石厚是從犯爲由，請免石厚一死。石碏不允，說：「逆子逼紂爲虐，罪大惡極，按律當死，怎可徇私情而棄大義？」隨即令專使赴陳，將州吁、石厚處以極刑。「石碏，純臣也，惡州吁而厚與焉。大義滅親，其是之謂乎！」這是《左傳·隱公四年》中的讚語，謂石碏是一位純粹正直的巨子，他痛恨州吁，把爲虎作倀的兒子石厚一起殺了。大義滅親，說的正是此種事情！」

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中，有些是以節氣爲節日的，如「清明節」、「冬至節」——民間也有稱之爲「冬節」的。因

夏節等，而資格最老的是「冬至節」——歷史上曾以「冬至」爲歲首，後來雖不再作爲元旦，但仍視之爲一大節日，而且還有「冬至大如年」之說。歷史上冬至（冬節）的節俗是：家人團聚，備佳餚，祭祀祖先，歡慶飲食，如同過年。這在《帝京歲時紀勝》

中記載：「予日爲冬至，祀祖羹飯之外，以細餡角兒奉獻。謂所謂『冬至』爲首，不像之後改用的夏曆（今俗稱農曆）是以『立春』爲首。」

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中，有些是以節氣爲節日的，如「清明節」、「冬至節」——民間也有稱之爲「冬節」的。因

夏節等，而資格最老的是「冬至節」——歷史上曾以「冬至」爲歲首，後來雖不再作爲元旦，但仍視之爲一大

節日，而且還有「冬至大如年」之說。歷史上冬至（冬節）的節俗是：家人

團聚，備佳餚，祭祀祖先，歡慶飲食，如同過年。這在《帝京歲時紀勝》

中記載：「予日爲冬至，祀祖羹飯之外，以細餡角兒奉獻。謂所謂『冬至』爲首，不像之後改用的夏曆（今俗稱農曆）是以『立春』爲首。」

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中，有些是以節氣爲節日的，如「清明節」、「冬至節」——民間也有稱之爲「冬節」的。因

夏節等，而資格最老的是「冬至節」——歷史上曾以「冬至」爲歲首，後來雖不再作爲元旦，但仍視之爲一大